



當在綻放如花

尹玲詩集

當夜燈故如花

著作者：尹玲

封面題字：王仁鈞

封面設計：李寧湘

通訊處：台北市民生東路2段147巷11弄11號2樓

承印者：健弘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寶興街140巷37號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版

序

痲
弦

戰火紋身，是女詩人尹玲（巴比倫淒迷的星空下）的詩句。「紋身」這麼生活的字眼，在視覺的感受上遠比「洗禮」、「烙印」還要強烈鮮活得多，而這裡的紋身也並非為求肌膚的美麗而去美容，而是藉它顯出一種驚駭的效果；被戰火紋身，是多麼強烈的經驗，又是多麼痛苦的記憶。

尹玲早年是越南僑生，越南淪亡帶給她的命運，是家破人亡。她於一九六九年離開越南，以僑生的身份在臺灣念書。她的父親在一九七九年費盡了千辛萬苦才獲准離開越南，卻在離開前兩天去世。她的母親過世得更早，因戰爭使音訊隔離，若干年後，她才知道母親早已不在人間。父母的雙亡，在時間上雖晚於戰火，卻仍然是戰火的直接受害者。況且，在戰火直接蹂躪越南時，對一個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原本所期待的，是一種多麼嚴重、多麼恐怖的打擊！而當她飽含戰爭經驗的創傷來到臺灣求學，在書頁上，在午夜夢迴裡，依然嗅到硝煙味，依然閃現砲光與血影，依然在時間的消逝中對共享天倫有永遠的期待，然而希望化為泡影。所以，表面上她逃離了戰爭，但戰爭的陰影一路追殺過來，好像永不休止的夢魘。在她寧靜的書齋中，記憶的舊傷經常在眼前浮現。

詩原是心靈生活的集中體現，尹玲的戰爭詩之所以動人，乃是來自於切身的慘痛經驗，原本超出語言以外，卻被她凝結在語言之中。所以她在詩的創作上，以寫戰爭的作品最特殊、最動人。戰爭的本質，是教有的變成沒有，是毀滅；詩的本質，是教消逝的再能存在，是記憶，也是創造。戰爭詩美麗得近乎「邪惡」，因為它提醒了戰爭的邪惡本質，而閃爍於其中的人性經驗是美麗的，戰爭詩正如罌粟花，花是美的，但卻不會讓我們忘記罌粟花所熬成的鴉片是邪惡的。戰火紋身，同樣美得近乎邪惡。鮑姆嘉登的「美學」中說：「醜的東西，可能在一種美的方式中予以思量；美的東西，也可能在一種醜的方式中予以細想。」戰爭的醜惡和邪惡，暴露的也是人的錯誤和愚昧；而在詩人晶瑩的淚光中所閃現的，正是人的理想，這就是醜中之美，邪惡中的美。

〈血仍未凝〉這首詩是她戰爭詩的代表作之一。在標題上就可以得到一種暗示：戰爭所流淌的血是永遠不會凝固的。而戰爭所帶來的傷口是永遠也不會結疤的。這首詩是一首情詩，全詩分四節。詩人經營的意象，從「烽火流成河」開始，當男女之間「未及開口的許諾」，被火河「淹沒」，所謂的許諾在血與火裡會展現怎樣的顏色？而在戰爭裡，許諾有時像鐵石一樣堅實，但隨著殺戮戰場外在大環境的變動，有時也極為脆弱。第二節的意象，描寫的正 是情人之間的失散、流徙。尹玲用「被囚的鷹」、折斷的雙翼、「獨守更漏」，來形容詩中的男女別後的歲月。「日日禁足方丈小樓」，是越戰方酣時年輕男子為躲避鷹犬們的搜捕，以免充當砲灰、戰死沙場，依後記的說明，可以看出當時倉皇離亂的背景。對於作者，過的

則是「以夢寫生」的日子，「赤足走過幾許冰雕的路」，但「爲何你不／你不伸手牽我」把離別的心緒和深情表現得入木三分。

「照明彈眩盲我們的雙睛

天燈那樣夜夜君臨空中

攝去我們急索空氣的呼吸

半秒鐘的遲疑

瓦礫之上

死亡躺在高速砲的射程內」

這場愛情的背景是戰爭與死亡，戰爭是照明彈夜夜君臨，死亡是「半秒鐘的遲疑」。生離死別，歲月是夢魘；喪亂離散，愛是血的代名詞。照明彈、高速砲，戰火中的凝眸，就像是電影中停格的表現，「一眼便成千古」。一連串貼切的意象，把戰爭中的人們對剎那與永恆的定義作了最好的詮釋。

作者回憶在戰火時相見的場景：「一次見面是一次死生的輪迴」，它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的另一種說法。但在戰火中，相見的難度卻是達到死生之際，所以宛若生也生過一回，死也死過一回，刻骨銘心，可以想見。在驚心動魄的戰火中，留下驚心動魄的永憶。這

樣的描寫等於為在戰爭中犧牲的男女愛情，立了一座碑，見證一段血淚斑斑的歷史。
在〈碑石流著湄河一樣的淚水〉這首詩中，又把記憶的準星完全集中在「戰火」這個主題。

「那年 無所謂前後方

火線就在客廳或臥房

在學校或寺廟

在巷弄在墓地裡

能夠醒來 便能拾到昨夜

飛如星雨的彈殼」

這是流彈呼嘯過睡夢的歲月，而流彈如星雨，這「星雨」的意象豈非美麗得近乎邪惡？

「在我們乾涸欲裂的瞳仁裡

漸漸瘦成枝枝雛菊

開出一朵照明彈

那般的顏色」

於是整個記憶被戰火囊括，永遠是照明彈那樣的顏色。

「細細地流著

湄河一樣

不會停止的

淚」

這就是永遠的創傷，不會停止的淚，這其實是尹玲的戰爭經驗的全部意義。而在記憶壓縮的部分，也凝結了詩人記憶中戰爭的場景，戰爭的邪惡就好像「罪證確鑿」，詩人對戰爭的控訴就顯得十分強而有力。所以「戰火紋身」的意義不僅只「洗禮」，這「紋身」更代表「傷痕」，是用這些明顯的、五顏六色的傷痕，來控訴戰爭的罪無可逭的邪惡。

中樞遷臺後這四十年，以戰爭為題材的詩作其實並不多。

光復初期，曾有過「戰鬥文藝」的階段。但當時因為有戒嚴種種禁忌，許多詩作看來多半是樂觀膚淺的戰歌，未能將戰爭的本質作深刻的體會，有時反而予人「文宣」的聯想。

好的戰爭詩，常蘊含強烈的批判精神。在戰爭裡沒有誰是勝利者，因為戰爭基本上是一個人類自相殘殺的記錄。六、七十年代，洛夫的〈石室之死亡〉、〈西貢之歌〉與商禽的〈逢單日的歌〉等作品是一次突破，把戰爭題材的詩深刻化、哲學化。不過當時作品中反戰、非戰

的意念，常常隱藏在比較象微的形式和語言當中，其中「必要的晦澀」和「不得已的晦澀」，就成爲那個時代的戰爭詩的特色。

但整體說來，我們在戰爭詩方面仍然歉收。稍後雖有些機構，以高額獎金徵求陽剛、詠史的長詩，但由於參賽詩人多爲戰後的一代，靠的是間接經驗而非直接經驗來寫作，難免有缺乏實際感受而僅僅依賴技巧的印象。最近十年，中年一代的詩人也不常寫戰爭的詩，也許因爲回憶褪色了；年輕的一代因沒有親身的經驗，所以有意無意避開了這個主題，而熱衷於現代都市生活的抒情。在女性詩人當中，印象中並沒有人寫過戰爭。

我讀尹玲寫越戰的詩，印象非常深刻，在當時那樣的戰爭經驗下，生命像一堆冷卻的灰燼。不信青史盡成灰，對戰爭、暴力最好的回應，就是永遠記取，不可忘卻。在尹玲溫暖的書齋裡，我們看到火光，聽到槍聲；尹玲不是快樂的詩人。或許她永遠不可能成爲快樂的詩人，因爲寫詩，總或多或少地要使她的記憶掃過戰爭經驗的橫切面，她將一次次的「戰火紋身」！但有時，詩人不幸詩家幸，對我們其他人而言，我們感謝尹玲這樣的詩人，以女性的纖細情懷來捕捉戰爭的心象，深刻動人處，較男性詩人猶有過之。

時代給我們什麼，我們就拿什麼交還時代。尹玲勇敢地面對了她曾經見證過的、悲劇的年代，她藉著記憶把她眼睛所曾看見的，又重新映在我們想像著的眼睛裡，來重構戰爭的畫面，也爲我們留住歷史的記憶。詩人的不幸，是詩壇之幸；我卻祈禱，盼這種不幸和幸，永不再發生。

第一輯 血仍未凝

當夜綻放如花

目 錄

序

第一輯 血仍未凝

- | | | | | | | |
|------|----|--------|------------|------|---------|-----------|
| 14 | 12 | 10 | 8 | 6 | 3 | 1 |
| 說書的風 | 傳奇 | 就請不要回首 | 你仍在眼睛的射程之外 | 那把剪刀 | 今夜你使我落淚 | 你是刀鑄的一枚名字 |

61	59		54	49	47	45	41	39	37	36	34	31	27	24	21	16
彷彿	弦之演繹	第二輯 弦之演繹	那一夜圍牆睡成歷史	彈花盛放彷彿嘉年華	他們終於要那朵雲開花	巴比倫淒迷的星空下	橙色的雨仍自高空飄落	觀「前進高棉」之後	傷別的風底衣帶飄過	問	橙縣種的那一棵樹	碑石流著湄河一樣的淚	血仍未凝	講古	血譜	鼓

99	緣起	95	當你老老老老的時候	92	最佳剪輯	90	尋人啓事	88	夜讀	86	當夜綻放如花	83	髮或時間是一枚牙梳	81	如髮那樣白著	78	髮翻飛如風中的芒草	75	書回白河	73	給你我絲般的歲月	71	一直想	69	爲你作畫	67	時空畫框上的童畫	65	水晶瞳眸	63	黑夜亦是一尊太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輯 莫內印象

145	143	141		139	136	134	131	129	125	120	118	115	112	106	104	101
今天入梅	又是清明	春興	第四輯 時光粉牆	另外一種結構——致羅蘭·巴特	綿密如悲的空間網罟	威尼斯夜舞曲	龐貝最後的姿勢	謹守一個諾言	雨雪中叩岱兒飛神殿	茛了迷爾·斜陽	滴滴樹	驚艷——再訪柔燈堡	芙閣綠姿泉寫真	莫內印象	構造巴黎鐵塔	素描

178	177	176	174	171	169	168	167	166	162	160	158	156	154	152	150	148	146
Auto Reverse	鬥牛士	淡水觀音	午夜殺手	台北風格	十八行	空心菜	等	染髮劑	夜戲	無悔	時光粉牆	紅雨	喚四季之名	夜白	昨夜星辰	淋恩過境	這一季雨

你是刀鑄的一枚名字

你是刀鑄的一枚名字 一枚

胸針那樣別在

我的左胸

一別便是五千年

刀鑄的 那痛總是隱隱

無風無雨或日出之時

隱隱的是鑄刻的瓣瓣紋路

宛若脈管滲著我的血

我生來即冠以你名字的

殷紅如心的血

瘋雨肆虐的日隱季節

紋路也應時迸裂

決堤的血如上古洪水
淹沒且捲走

每朝不合時宜的昏暗

那是天地的至極 只因你是刀鑄的

呵 你是刀鑄的一枚名字 一枚

海棠葉被啃齧那般的胸針

別在我的左胸

一別便是永恒

寫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五日
刊於一九九〇年七月 藍星詩刊第廿四號